

汉语结果结构的小句分析评述及新模式

谢都全¹, 郭应可²

(1.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2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对结果结构的研究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用小句理论来分析汉语结果结构的做法也为许多学者所追捧。本文认为, 对汉语中结果结构的小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 如句法和语义上的过度生成、主语准允的不一致、对论元实现的预测力有限及对歧义的解释力不强等。文章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建立了不同于小句分析的句法结构与事件结构同构的新模式, 将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 小句分析; 结果结构; 歧义; 同构模式

Comment on the Small Clause Approach to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nd a New Model

XIE Duquan, GUO Yingke

(1.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English Department,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small clause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by a lot of scholars to analyze the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The present paper holds that the small claus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will incur such problems as syntactic and semantic overgeneration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consistency in licensing of sentence subjects, limited power in predicting the argument realization and in explaining ambiguity of such constructions as well. In order to better capture these problems, a new model of isomorphism between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event structure is proposed based on existent theories.

Key words: small clause approach;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mbiguity; model of isomorphism

1. 引言

对结果结构的分析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基于各种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该结构的分析提出了真知灼见, 有从事件结构或词汇语义的角度探讨该结构的事件语义构成 (Tenny [1], Winkler [2], Rappaport Hovav & Levin [3, 4]), 有从语料库角度探讨结果短语的准允条件 (Boas [5]), 也有从句法角度探讨该结构的内部结构、生成及其论元配置等 (沈阳 [6], Sybesma 沈阳 [7]), 而小句分析作为句法分析的一种, 被很多的学者所采用 (Hoekstra [8, 9, 10], Shen Yang & Sybesma [11],

Sybesma [12, 13, 14])。本文试图对小句理论应用于结果结构, 主要是汉语结果结构^①分析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 并提出一种不同于小句分析的结果结构的句法分析新模式。

2. 小句理论及其在英语结果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小句概念最初是由 Williams [15] 提出, 指一个由主语和谓语所构成的没有时态投射的最小谓词性结构。小句理论则是在管约论的背景

^① 汉语的结果结构有动结复合结构和“得”字结果结构。文中结果结构主要指前者, 亦称动结结构, 动结式。

下对小句这一概念的发展,认为如果一个名词或代词性成分和它的谓语具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那么它们便形成了小句。例如:

- (1) a Mary considers_[sc] Kim smart.
 b Lisa painted_[sc] the door pink.
 c He painted_[sc] the brush into pieces.

其中(1) a是补语小句,(1) b和(1) c是结果小句。小句中的名词是小句主语,形容词或介词短语是小句谓语。

Hoekstra & 9, 16]用小句理论来分析英语的结果结构。他认为在英语结果结构中,结果小句作主句动词的补语用来界定结果,如:

- (2) a The joggers run_[sc] the pavement thin.
 b He painted_[sc] the face red.

在例(2)中 the pavement thin和 the face red构成小句,分别做 run和 paint的补语:有一个跑步事件和一个涂的事件,前者致使路变薄了而后者使得脸变红了。换言之,结果小句表达的是由主句谓语表达事件所引起的状态变化或结果状态。小句分析认为主句的动词和小句的主语之间不存在论旨关系。对于(2) a我们很好理解,我们很难在 run和 pavement之间建立论旨关系,而对于(2) b我们却不无疑问。人们之所以在 paint和 face之间建立语义关联,那是因为 Hoekstra & 16]的“影子解释”(shadow interpretation或 Kayne 17]所说的语用知识在起作用:如果一个人的脸因为涂的行为而变红,那么根据我们的语用知识,涂料一定是涂在脸上。

以上含有结果小句的例句都是及物的结果结构,而下句则是不及物结果结构。

- (3) John jumped into the ditch

其对应的结构是:

- (4) e jumped_[sc] John in the ditch

从(4)中可以看出,不及物结果结构是非宾格结构,没有被指派外论元。表层结构是通过名词短语从小句主语移位至主句主语而生成。与及物结果结构一样,不及物结果结构,主句的动词和小句的主语间不存在论旨关系。如果一个跳的行动致使 John到了沟里,语用知识会告诉

我们跳进沟里这个事件是 John实施的。英语及物和不及物的结果结构可分别表示如下:

- (5) 及物结果结构: NP_{subject} [VP V_[resultative SC] NP_{object} PP/AP]
 不及物结果结构: φ VP V_[resultative SC] NP_{surface subject} AP/PP]

Hoekstra & 16]提出了很多证据说明结果小句是补语:结果小句补语和名词短语补语呈互补分布(如 6);结果小句作为词汇标识了的补语,可以终结主句动词所表示的事件。对英语结果结构的小句分析不仅为 Simpson法则^②提供了理论解释,而且也分析其它语言的结果结构提供了借鉴。

- (6) a I drank beer
 b I drank him under the table
 * c I drank beer him under the table/
 him under the table beer

3. 小句理论和汉语结果结构

在 Hoekstra对英语结果结构小句分析的基础上, Sybesma 14]运用小句理论对汉语的结果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Sybesma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动结复合词:不及物、及物和致使复合结构,如:

- (7) a张三唱累了。
 不及物结果结构: e_[VP] V_[sc] NP XP]
 b李四打伤了张三。
 及物结果结构: NR_[VP] V_[sc] NP XP]
 c这件事哭累了张三。
 致使结果结构: NP_{cause} [VP V_[sc] NP XP]

他认为,中文结果结构中的主句动词是一个无内建终点的活动动词,从属谓语 XP及其主语构成小句充当主句谓语的补语,表示结果状态。

(7) a是不及物结果结构,没有外论元,主句动词“唱”带了一个表结果的补语小句“张三累

^② Simpson法则[18]由 Simpson(1983)提出,认为结果短语只能做宾语(表层或深层宾语)的谓语,相当于 Levin提出的结果短语直接宾语限制(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了”，其中小句的主语是“张三”，谓语是“累了”。然后，小句的主语“张三”移至整个句子的主语位置。由于在现代汉语中，动补之间不能插入名词性成分，所以结果小句中的谓语必须与主句动词融合（incorporation），形成“唱累”，其过程可以表示为（“了”忽略不计）：

(8) 唱 [_{sc}张三累] → [_{vp}张三唱 [_{sc} 累]] → [_{vp}张三唱-累] [_{sc} 累]]

对于及物结果结构，它与不及物结果结构共享一部分结构 VP 不同的是它多了一个外论元，为 VP 所描述的事件增加了一个外力，表达致使或引发。如（7）b 其结构如下：

(9) [_{vp}李四 [_{vp}打 [_{sc}张三伤]]]
 [_{vp}李四 [_{vp}张三打-一伤] [_{sc} 累]]]
 [_{vp}李四 打_k-一伤_j] [_{vp}张三_i 累_k-一]] [_{sc} 累]]

“李四”在 VP 的指示语位置得到准许，“张三”移位至 VP 的指示语位置，“伤”移至“打”处与之复合，然后整体移位至 VP 的中心语位置。在该结构中，VP 结构相对应于一个不及物结果结构，一个活动事件“打”和一个由小句充当的结果事件表示动作的终结，VP 统制 VP 引入一个外力，发起“打”这个事件，这里指的是“李四”。该句可以释义为有一个“打”的活动事件，是由“李四”发起的，导致了一个“张三伤了”的状态变化。对及物结果结构和不及物结果结构进行小句分析的好处之一，正如 Shen Yang & Sybesma [11] 所言，“可以非常容易和直接地解释及物结果结构和不及物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前者包含了后者，换言之，后者是前者的内核。”致使结果结构和及物结果结构相同，只不过 VP 以 CAUSE 的形式出现被具体化了。

在对汉语的结果结构的小句分析当中，“影子解释”或语用知识依然至关重要：小句主语只和小句的谓语具有论旨关系或主谓关系，而与主句谓语动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便是有，也只有依赖于我们的语用知识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这点在英语小句分析当中已有详述。在（7）a 中，“张三”只和“累”发生论旨和句法层面的关联。如果得知“张三”因为一个唱的事件而

变累，语用知识会告诉我们非常可能是张三本人在唱而使他自己变累，这种语用知识在诸如“肚子笑疼了”[肚子_i [_{vp}笑 [_{sc} 疼了]]] 这样的句子当中是很好理解的，“肚子”只和小句谓语“疼”而不和主句动词“笑”具有论旨关系。而于（7）b “张三”只和“伤”发生句法和论旨上的关联而和“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会把“张三”解读为打的对象，那也是语用知识使然。如果“张三”的受伤是由一个“打”的行为所致使，那么“张三”非常可能是打的对象。在（7）c 中，主句动词“哭”既和小句主语“张三”也不和主句主语即外论元“这件事”有论旨关系。“这件事”从 VP CAUSE 获得论旨角色，即致使者。对于小句主语和主句动词关系的统一处理，有助于对各种结果结构作统一的分析，这在理念上是正确的，可以大大简化句法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符合语言事实却有待研究，下文会有述及。

小句分析可以较好地预测一般动结式的论元实现。这里借用袁毓林 [19] 的例子：

(10) ?奶奶站累了。站 [_{sc}奶奶累]
 b 小王看懂了图纸。
 看 [_{sc}小王懂图纸]
 c 小红哭红了眼睛。
 哭 [_{sc}眼睛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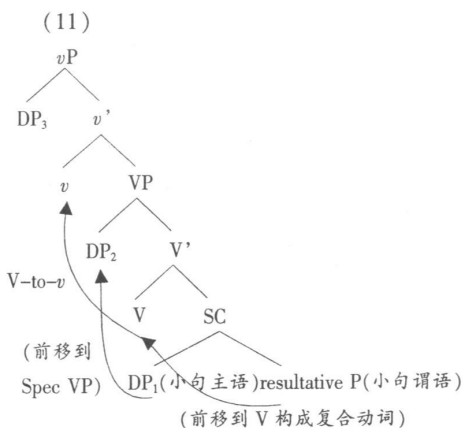
从上面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小句谓语的论元都实现为动结结构的论元。但是对于（7）c 之类的致使结果结构，小句分析便面临着困境。（见熊仲儒，刘丽萍的论述 [20]）

小句分析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在及物性的结果结构与它们相应的“把”字句建立直接的关联。小句分析只需要在 VP 的中心语位置插入“把”，而不需要更多的移位操作就可轻易实现。[21]

4 小句理论在分析结果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小句分析理论，一个完整的汉语及物结果结构的句法结构图示如下^③ [11]：

^③ 为了表述方便，该结构中的 DP、VP 等在下文被多处使用。



在结果结构中,由于主句动词 V 和小句主语 DP₁之间不存在语义关系,所以主句动词 V 的及物性在小句分析当中无关紧要,那么小句分析没有区分也区分不了主句谓语动词是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结果结构。我们把前者称之为选择性 (selected) 结果结构,后者称之为非选择性 (unselected) 结果结构。也就是说小句分析对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的结果结构不加区分,统一处理,这种为了小句分析而统一的作法势必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是语义的问题,即及物动词非及物化。Sylva [14] 假定所有不及物结果结构的主句动词都非宾格化 (unaccusativized) 了,对“肚子笑疼了”“手绢哭湿了”等句子我们很好理解。它们都具有 $eVP[sc NP XP]$ 的结构。不及物动词“笑”“哭”都没有外论元。但是对于主句动词为及物动词的句子,如“木板踢断了”,那么“踢”也非宾格化或非及物化,此时及物动词失去了及物解释。因为按照小句分析理论,“踢”和小句主语“木板”不存在论旨关系。对于与之相对应的及物结果结构“小李踢断了木板”,同样由于“踢”和“木板”之间不存在论旨关系,该句便被解读成小李进行了一个踢的动作,结果是木板断了,而不能表示由于小李踢了木板,使木板断了。这就意味着主句及物动词“踢”在结果结构中与其单独使用时“小李踢了木板”产生了不一致的情况。这种不一致是坚持小句分析“主句动词和小句主语之间不存在

论旨语义关系”理念所产生的后果。其实汉语结果结构中及物动词对其后面的名词短语是有限制的,其及物性和语义关联依然存在。例如:

- (12) * a 熊吓空了营地。^④
 * b 小孩摔碎了麦片。

按照小句分析,这些句子是本来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上大家却认为它们的可接受度很低,因为被吓的应该是人,被摔的应该是可以摔的物体。这一点在 Carrier & Randall [22] 中早有论及:

- (13) * a The bears frightened the camp ground empty
 * b The baby shattered the oatmeal into portions

Boas [5], Levin & Rappaport Hovav [23] 也认为及物动词在结果结构中非及物化不符合语言事实,所以及物动词的及物性应该在句法分析中体现出来。

问题之二与上一个问题有紧密关联。由于小句主语和主句动词之间关系的建立需要依赖于语用知识,所以便会产生理解上和句法上的过度生成 (overgeneration)。理解上的过度生成指按小句理论分析的原则来理解句子时所产生的多义或歧义现象,而句法上的过度生成指按小句成句原则生成的不合法的动结结构。

先看理解上的过度生成,如:

- (14) 张三砍倒了树。

由于语用知识因人而异,这样对同一个句子便会产生多种理解。如果我们在 V 和 DP₁, 即“砍”和“树”之间建立直接的语义关联,该句可以理解为张三砍某棵特定的树,并且那棵树倒了;如果我们在“砍”和“树”之间不建立直接的语义关联,倒下的根本就不是砍的那棵树,按照小句分析理论,这种解读也未尝不可,因为小句分析不排除我们构建一个这样场景的可能

④ 有学者指出 (12) a 中句子的不可接受性与语用有关,并以“一名艾滋病病人吓空一所医院”(《齐鲁晚报》一标题)为证,但本人认为该句的可接受度比“一名艾滋患者吓跑了其他所有病人”要低。“吓空”是为了某种效果而非常规地被使用。

性:张三砍了一棵树,这棵树又压倒了第二棵树,而我们所指的倒下的树正是这第二棵树。当然还可以在“砍”和“树”之间建立种种的关联,比如说张三砍了树根,使树倒了,从而产生更多的解释,而事实是,这个句子却只有第一种意思,即砍的和倒的是同一棵树。这就是小句分析带来语义理解上的过度生成,不能对歧义进行准确的预测。还有一些本来有歧义的句子在小句分析中却没能得到合理解释,最为人们熟知的是:

(15) 宝玉骑累了那匹马。

该句既可以表示“宝玉骑马,结果那匹马累了”和“宝玉骑马,结果宝玉累了”两种意思。用小句分析来表示分别是:

(16) a 宝玉骑 [_s那匹马累]

b 骑 [_s宝玉累 那匹马]

显然,小句分析在处理这个句子歧义时,碰到了尴尬。只能假定“累”是一个二元谓词,这个假定本身就不符合事实。即使假定成立,“宝玉累那匹马”也只能表示宝玉使那匹马累了,即还是那匹马累了,这样对歧义的预测就显得不够。

再看句法上的过度生成。我们可以根据语用知识设想一个这样的场景:张三在砍一棵树,震落了树上的叶子,即树叶掉了,然后按照小句理论的成句规则,“树叶”和“掉”构成小句,“树叶掉了”,来表达砍树的结果。“砍”作为主句的谓语,可语以单独准允受事宾语“树”,外论元张三由“准允,从而生成“张三砍掉了树叶”。然而,按小句理论生成的句子却不能用来表达我们所构建的场景,而只能表示我们砍的对象是树的叶子。所以,小句理论本身解释不了这个悖论,因为它依赖于语用,而语用又是捉摸不定,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很好地预测小句主语和主动词的语义关系,而不是靠语用。

综上所述,选择性的和非选择性的结果结构应该有不同结构,而且小句主语和主动词的语义关系应该得以合理地体现。我们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来自跨语言材料的充分证明。

证据之一是韩语中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结果

句的格标记差异。在韩语的结果结构当中,如果主句动词是及物动词,则小句主语用宾格;如果不是,则用主格[24 25]。格标记的差异证明选择性的结果结构应该与非选择性的结果结构分开处理。

证据之二是 Kannada 语中例外格标记 (ECM) 和结果结构在准允动词反身标记 (verbal reflexive marking) 方面的差异。小句分析有一隐含假设:由于主句动词失去赋格能力,或者说非宾格化或非及物化,结果结构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例外格标记结构。埃纳德语显示例外格标记结构和及物结构应该与结果结构区分开来。在这种语言中,例外格标记和简单及物结构都允许动词反身标记,而结果结构中代词反身标记却是不符合语法的[26]。这种对比显示结果结构不能和例外格标记作相同的句法分析,或者说不能简单认为结果结构主句动词都非宾格化或非及物化。

证据之三是土耳其语内嵌小句和结果小句主语格标记的差异。Harley[27]指出主语地位的测试方法之一是主语可以获得主格。然而在土耳其语中,非结果结构小句的主语可以有主格或宾格两种形式,而在及物结果小句中,小句的主语只能是宾格。这说明在及物性结果结构当中,NP并不真正是结果小句的主语或者说明小句分析不能适用于结果结构分析。

小句分析在实际的句法分析当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除了不能区分选择和非选择性结果结构之外,也不能区分非及物性结果结构下的两个次类——主语控制和非主语控制的结果结构。例如:

(17) a 张三哭累了。

b 手帕哭湿了。

在小句分析中,这两个句子都是不及物结果结构,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前句指明了哭的主体,后句没有指明。我们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构。一是因为非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可以用相应的被动结构来解释,但是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却不能。

(18) a 手帕被哭湿了。

b张三被哭累了。

非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和它相应的被动结构意义接近,而主语控制结果结构与其相应的被动结构之间意义相差甚远。二是因为非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和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在非主事性致使变化的能力上不一样[28],如果追求一致分析的小句分析正确的话,那么这两种结果结构应该都可以增加一个非主事的致使性的外论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

(19) a那件事哭累了张三。

b那件事哭湿了手帕。

(19) c能被大家接受,而(19) b能否接受还是一个疑问。

除了上述问题,小句分析对论元句法实现的预测力有限。上文提到小句分析对(10)中结果结构的论元可以进行准确的预测:小句谓语的论元都会在结果结构中出现。但是对于(7) c中的主语“这件事”,或称额外致事[19],由于其和主句和小句谓语都没有论旨关联,所以小句分析认为(7) c的主语由抽象谓词 CAUSE 准允,表致使。而对于(7) a小句分析认为主语“张三”是由“累”来指派论旨角色。这样对主语论旨角色指派便产生了一致性的情况。同时小句分析的移位论元的句法实现时也会产生不一致性。小句谓语在“T链条”(T-chain)的作用下与主句动词合并[11],如果坚持小句主语移出的一致性,那么对于(7) c来说,小句主语“张三”是怎么移到句子末尾的?具体的论述参看[20]。

当然看一个理论是不是强大有力,得看它对歧义的解释力。上面提到小句理论对“宝玉骑累了那匹马”的解释力有限,当然对经典句“友友追累了滔滔”[29]的歧义解释力更显得力不从心了。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在吸纳小句分析优点,解决小句分析能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能解决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区分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结果结构,区分主语控制和非控制结果结构,做到主语准允的一致性,很好地解释歧义现象。

5. 结果结构分析的新模式^⑤及其解释力

以上所提及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动词及其论元的句法或语义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模式就是关于动结式论元结构的句法模式。对动结结构及其论元的配置和解释,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很有创见的研究(熊仲儒[30],熊仲儒,刘丽萍[20],Li[29],Jimmy Lin[31])。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动结结构的新模式。我们的理论是在分配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的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分配形态学认为句法是人类语言机制的唯一的生成系统,词汇、语素和句子生成共享同一个机制,所以动结复合词的生成其实也是句法生成过程,而不是在词库生成。我们引入了事件结构,认为事件结构在句法结构中得以体现,句法结构、论元结构和事件结构是同构的(isomorphic)^⑥,甚至认为事件结构和句法结构本身就是同一结构。跟Cuervo[32]一样,我们提出三个动词化的中心语,或者说是事件谓词[33]或功能性成分,是从所有语言的一系列的原子概念中提取的。动词是抽象的、没有语类的概念,即词根,用 \checkmark 表示,动词的语类只有在和事件谓词合并后才能得以体现,词根修饰事件谓词。三个事件谓词是: V_{DO} 、 V_{α} 和 V_{E} ,分别表示动作事件、状态变化和状态。我们认为致使关系(CAUSE)是隐含于两个事件之间,体现为 V_{α} 和 V_{E} 之间的中心语一补足语关系。词根有两种基本类型:状态和活动;词根可以单独准允论元[34]作其补足语。同时论元也可以由 V_{DO} 、 V_{α} 和 V_{E} 结构准允,即处在各自的指示语位置(Specifier),分别表示受影响的事物、经历状态变化和保持某种状态的事物。外论元由voice[35]准允,解决了小句分析中外论元准允不一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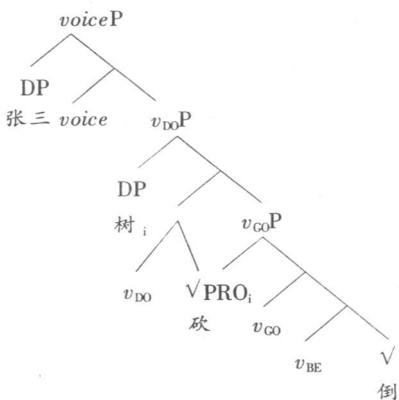
⑤ 新模式的构建动因,理论基础,技术细节将另行撰文,恕不详述。

⑥ 该观点汲取了 Hale and Keyser 1993, 1998, Borer 1994, Travis 1994, Harley 1995, Kratzer 1996, van Hout 1996, Manz 1997, Ritter and Rosen 1998, Arad 1998, Harley and Noyer 2000, Folli 2002, Ramchand 2003 和 Lin 2004 等人的研究精髓,相关文献并没有全部列出,见谅。

5.1 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结果结构的分析

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的结果结构可以图示如下(表层结构的生成在此未提及):

(20) 选择性结果结构: 张三砍倒了树。



(21) 非选择性结果结构: 李四哭湿了手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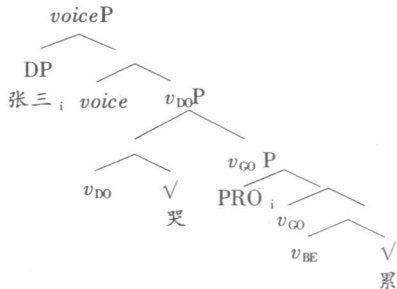
在选择性的结果结构当中,“树”被 $v_{Do}P$ 结构准允,“树”和“砍”之间的语义关系得以清楚地表示出来:“树”是“砍”的对象,是一个受“砍”影响的实体。“树”作为“砍”和“倒”的共享论元,通过 $v_{Co}P$ 指示语位置的空代词 PRO 来联结。在非选择性的结果结构当中,“哭”和“手帕”之间没有建立语义关联,“手帕”作为“湿”的论元只和“湿”发生联系。在两个结构中,致使关系由 $v_{Do}P$ 和 $v_{Co}P$ 之间的中心语—补足语关系来体现,前句可以解释为“张三砍树,使树倒了”,后句可解释为“张三哭使手帕湿了”。以上两个结构把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结果结构清楚地分开来,同时论元和动词之间的关系也清楚地

体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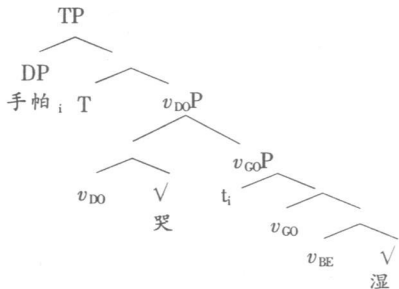
5.2 主语控制和非控制结果结构

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和非主语控制结构的区别,如上面的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的结构区别一样,其核心都是关于动词及其论元的关系,它们各自的结构如下:

(22) 主语控制结果结构: 张三哭累了。



(23) 非主语控制结果结构: 手帕哭湿了。



从上面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主语控制结果结构由 v_{oice} 准允外论元“张三”,张三控制 $v_{Co}P$ 指示语位置的空代词,表示“张三”是自己在哭,而使自己变累了,而非主语控制结果结构则更像是中动结构,没有 v_{oice} “手帕”通过移位至主语位置,而且“手帕”和“哭”之间没有语义关联,表示一个“哭”的动作致使“手帕湿了”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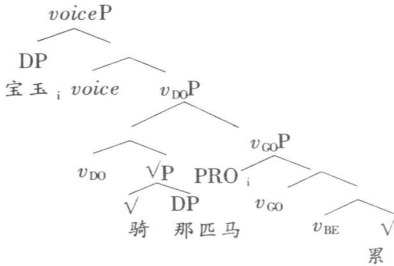
(22)(23)之类的句子在小句分析当中被认为是不及物的结果结构,与这些结构相对应的及物结构在小句分析的框架内能得到统一的解释。而我们的句法事件同构理论也能不费理论代价对及物和不及物结果结构进行一致的解释:各自的及物和不及物结构都共享一部分结构。只不过(22)的及物结果结构 $v_{Co}P$ 的指示语位置不是 PRO 而是具体受影响的对象,而

(23)的及物结果结构有 voice 准允外论元, 它的 Y_D 的指示语位置是经历状态变化的对象。

5.3 歧义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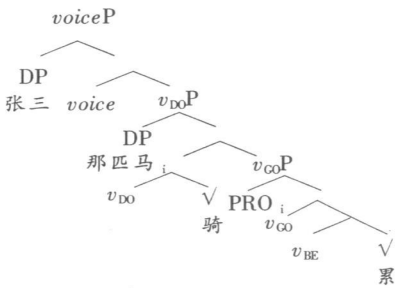
我们的模式能很好地预测并解释歧义, 如“宝玉骑累了那匹马”。若要表示宝玉累了, 结构如下:

(24)



若要表示那匹马累了, 结构如下:

(25)



句子的歧义现象源于句法结构的不一致。如果“那匹马”为词根“骑”个别准允, 那么“那匹马”不能 (统制 (c-command) PRQ) 因此统制者必须为外论元, 从而得到主语控制解释, 即表示宝玉累了。如果“那匹马”作为受影响论元处于 Y_D 的指示语位置, 或者说由 Y_D 结构准允, 表示被“骑”影响的对象, 那么该论元能 C 统制 PRQ 从而产生宾语控制解释, 即那匹马累了。而对于句子“友友追累了滔滔” [29], 可以有三种解释:

(26) a 友友追滔滔, 滔滔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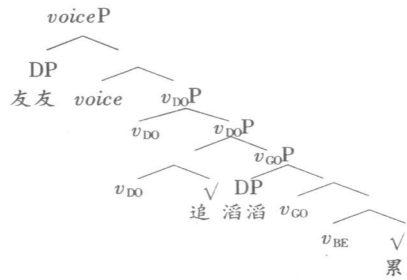
b 友友追滔滔, 友友累了。

c 滔滔追友友, 滔滔累了。

对于“追累”句式, 沈家煊 [36] 指出应该有“谁

追谁、谁累”的四种可能, 而实际上只有三种, 而且对于第三种还存在争议 [20]。a b 两种解释很容易从“宝玉骑累了那匹马”的例子推导出来, 解释 c 可以从 (28) 的结构种推导出来, 其中有一个没有修饰的事件谓词^⑦ Y_D 表示“友友”做了某事。该句可以解释为“友友”做了某事, 比如说“跑”使得“滔滔”来追并且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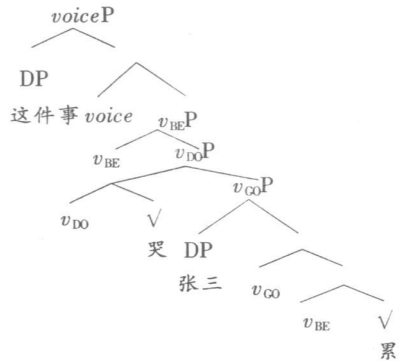
(27)



5.4 对额外致事和“把”字句的分析

对于 (7) 而言, 其结构和 John angers Mary 具有一些相似之处, 图示如下:

(28)



该句可以解释成“这件事”的某些属性致使一个“哭”的事件, 在这个事件当中“张三”累了。而对于“李四喝醉了张三”之类的句子, 我们只

^⑦ 无修饰的事件谓词假设也可从下面的例子获得支持。

a John angered Mary b John angers Mary

对 a 句比较合适的解释是 John 做了某事使 Mary 生气, 而 b 句可以解释成 John 的某些特性或性格使 Mary 生气。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没有修饰的事件谓词的差异, 即 Y_D 和 Y_{BE} 的差异, 参看例 (28) 及解释。

需要将 V_{IO} 替换结构 (28) 中的 $V_{IO}P$ 上一层结构 VBE 即可, 句子便会解读为: 李四做了某事, 比如命令或与张三拼酒量致使一个“喝”的事件, 其中“张三醉”了。

关于“把”字句, 小句分析认为只需在 V 位置插入“把”, 就可实现“把”字句的生成。而我们也认为 $voice$ 可以实现为“把”。“把”后面即 $V_{IO}P$ 的指示语位置表示受影响的事物。这样我们可以在 (20) (25) (26^a) 结构的 $voice$ 位置插入“把”字来生成与之相应的“把”字句。

6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 我们认为小句理论用来分析结果结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我们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模式, 希望能为结果结构的分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当然我们并不是全面否定小句分析, 小句分析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比如, 额外致事和及物结果结构的外论元由抽象谓词或 v 即我们的事件谓词允允, 小句分析对及物和不及物结果结构的统一处理, 对“把”字句的处理都启发了我们的分析。我们的模式其实与熊仲儒 [30] 功能语类投射论元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与王广成、王秀卿 [37] 事件结构映射于句法的理验也是基本一致的, 但也还只是初步设想, 还得不断修改, 日趋完善, 还需更加丰富的语料来检验其可行性。

参考文献:

- [1] Tenny Carol Afectual Roles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M]. Dordrecht: Kluwer, 1994
- [2] Winkler Susanne Focus and Secondary Predication [M].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3] Rappaport Hovav Malka & Beth Levin Building verb meanings [A]. Miriam Butt and Wilhelm Geuder: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C].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 [4] Rappaport Hovav Malka & Beth Levin An event structure account of English resultatives [J]. Language, 2001, (77): 766—797
- [5] Boas Ha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to Resultatives [M].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2003
- [6] 沈阳. 名词短语的多重移位形式及把字句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解释 [J]. 中国语文, 1997, (6).
- [7] Rint Sybesma 沈阳. 结果补语小句分析和小句的内部结构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4): 40—46
- [8] Hoekstra Teun Small clause result [J]. Lingua, 1988 (74).
- [9] Hoekstra Teun Aspect and theta theory [A]. Iggi Rocca: Thematic Structure: Its role in grammar [C]. Dordrecht: Foris, 1992
- [10] Hoekstra Teun Small clauses everywhere [A]. Arguments and Structure Studies 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entence [C]. Berlin: Mouton, 2004
- [11] Shen Yang & Rint Sybesma Small clause results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resultative small clause [A]. Paper fro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Form and Function” in Honor of Prof. Xu Liejiong for his 70th Birthday Zhengzhou (Henan), 2006
- [12] Sybesma Rint Causatives and accomplishments: The case of Chinese ba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eit Leiden, 1992
- [13] Sybesma Rint Why Chinese verb le is a resultative predicat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97, (6/3): 215—26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14] Sybesma Rint The Mandarin VP [M]. Dordrecht: Kluwer, 1999
- [15] Williams E Small Clauses in English [A]. J P Kimball: Syntax and Semantics [C], vol. 4.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75: 249—73
- [16] Hoekstra Teun Small clauses, complex predicates and binarizing [D]. M.S. Leiden University, 1990
- [17] Kayne Principles of particle constructions [A]. Gueron Obenauer and Pollock: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C]. Dordrecht: Foris, 1985
- [18] Simpson J Resultatives [A]. Levin Rappaport and Zaenen: Papers in 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 [J]. 1983: 13—157

- [19] 袁毓林. 述结式配价的控制—还原分析 [J]. 中国语文, 2001 (5): 399—410
- [20] 熊仲儒, 刘丽萍. 动结式的论元实现 [J]. 现代外语, 2006 (2).
- [21] 唐艳艳. 从 SC理论看现代汉语把字句的生成 [D]. 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22] Carrier J & Randall H. Argument Structure & Syntactic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s [J]. LI 1992 23 (2): 173—234
- [23] Levin Beth & Malka Rappaport Hovav.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 [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
- [24] Kim Soowon and Joan Malinger.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resultative formation [A]. Larson Sabine Jaridou Ufal Lahiji and James Higginbotham. Texas Linguistic Forum 38. Dordrecht: Kluwer 1997
- [25] Wechsler Stephen and Bokyoung Noh. On resultative predicates and clauses: Parallels between Korean and English [J]. Language Sciences 2001 (23): 391—423
- [26] Lidz Jeffrey and Alexander Williams. Reflexivity and resultatives [A].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WCCFL 21) [C]. 2002
- [27] Harley Heidi. Subjects, events and licensing [D]. PhD thesis MIT 1995
- [28] Cheng Lisa Lai Shen & C -T James Huang.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A]. Matthew Chen and Ovid Tzeng. In honor of William S -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C]. Taipei: Taiwan Pyramid Press 1994: 187—221
- [29] Li Yafei. Structural head and aspectuality [J]. Language 1993 (69): 480—504
- [30] 熊仲儒. 论元的句法实现 [J]. 外国语, 2005 (2): 53—61.
- [31] Lin Jimmy. Event structure and the encoding of arguments: The syntax of the Mandarin and English verbal Phras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2004
- [32] Cuervo María Cristina. Datives at larg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3
- [33] Huang C -T.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J].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97 (3): 45—89
- [34] Levin Beth. Objecthood: An event structure perspective [A]. CLS 35 volume 1: The Main Session [C]. 1999
- [35] Krazer Angelida. Serving the External Argument from its Verb [A]. J Rooryck and L Zaring. Phrase Structure and Lexicon [C].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 [36] 沈家焯.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 [J]. 宁夏大学学报, 2004 (4).
- [37] 王广成, 王秀卿. 事件结构的句法映射—以“把”字句为例 [J]. 现代外语 2006 (4): 354—361

收稿日期: 2007—04—25

作者简介: 谢都全 (1975—), 男, 瑶族, 湖南邵阳人,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 句法学、理论语言学和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郭应可 (1974—), 女, 湖南益阳人, 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英语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 句法学、翻译和应用语言学研究。